



册府元龟
卷之四百九十二
至五十四



13
849
148



門 4 3
849
卷 148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三

識習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為之
將領專闢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申令勝敗
繇乎指顧乃有率意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自陷
於惡妄作過舉遂流於口實當斷不決爰構於厲階

囚而失律敗師致輿尸之咎喪軀齧舌貽沒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會昧於應變之畧失於防微之旨者又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

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

出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其山道下泥遂自離姑遂過武城

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

之乃推而履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

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戊謂

子嘗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我悉方

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入還塞大隧直轅宜阼三

漢東之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

而行武城黑謂子嘗黑此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嘗楚人惡子而

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

入城曰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

三戰子嘗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

政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

完吳可以免食漢陳餘為成安君時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

及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

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悶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言其

議如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

糧土有饑色言難繼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

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也行列也行數百里其

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

其輜重間路微小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關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而

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為二子所

擒矣成安君儒者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

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可勝今韓

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以罷矣今如此避

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

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伺之也還報

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竟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龍且為楚將時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
 王走高密使使至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
 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寇戰鋒不可
 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
 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
 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龍且曰吾平日知韓信為人易與爾寄食於漂
 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

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且謂當得

封其齊之半地也

何為而止遂與信戰為信所敗擊刺殺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
 帝勅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
 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
 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反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為大將軍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
 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
 星行掩襲許攸則操必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溫為車騎將軍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卓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溫後果及於難呂布為徐州牧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董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讎恥使術明目

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兖州甫詣封部為曹操遁所拒破流離奔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兖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後兵敗降曹操遂為操所殺

公孫瓚為前將軍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

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十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穉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為伯謂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嘗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警後為袁紹之兵所擊瓚軍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友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

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

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記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及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

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

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

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瓚自知終敗

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魏劉勲初為廬江太守勲時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

惡之遣使卑禮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

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鉞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兵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王凌鎮揚州既有謀立楚王彪大傅司馬懿統大軍討之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

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使乘船來相迎宿丘顯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况累紙誨示聞命駕愕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關廢中心犯義罪在二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覩日月亡甥令狐愚携惑群小之言僕卽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罪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

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恬舊好不得自疑徑乘小船自趨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任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來乎大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逆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臨行到項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減耶遂自殺

文欽爲前將軍揚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軍司馬師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少爲曹氏家奴嘗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日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大目于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數目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彡傳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劉璋為益州牧璋為之子也初焉以張魯為督義
 司馬在漢中及璋繼為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
 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
 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後羲與璋情好携隙趙韙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繇
 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
 人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
 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恣趙韙素得人心璋
 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
 入成都巴東將人畏威同心并力助璋皆未死戰
 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冀反斬韙
 又別駕張松勸璋迎劉備駕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

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
 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
 是先主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璋曰左
 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
 資重其計莫如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
 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
 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
 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
 璋果如正言謂其辭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
 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晉西表上表言曰

吳步騭爲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凌上表言曰
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
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
爲之防大帝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
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
爲說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關俱
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濮陽興爲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
作浦興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
成惟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

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爲安東將軍時前趙劉元海爲任子在雒陽
屬王彌從雒陽東歸元海餽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
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
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渾進曰元
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
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
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
賈克爲太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克爲使持節
假黃鉞大都督爲諸軍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克

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
詔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
平吳之策故克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克表帝
不從杜預聞克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
輟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使侍中程咸犒勞
賜克帛八千疋增益八千戶克本無南伐之謀固諫
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
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
智出人下

王浚爲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爲臣於浚而陰勒兵襲
之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絳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
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戴我
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
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
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
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光爲臨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
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
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
從之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

屬不事田農但營器仗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逸衆討運不尅光乞師于氏王楊茂搜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悉遣援卒助逸軍與難敵夾攻逸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牽秀爲尚書河間王顥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領馮翊秀與顥將馬瞻等將輔顥以守關中顥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喜等迎顥時秀擁衆在馮翊是日不敢進顥長史楊騰

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顥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鄒隆爲揚州刺史趙誘爲主簿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雒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颺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

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爲其下所害
桓冲爲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
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
下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并以爲已任又與
朱序歎密俄而序投於賊冲深用愧恹旣而苻堅盡
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
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益而欲外示閉服聞軍在
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
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
爲廢興召佐使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開

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
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
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
病而卒

殷浩爲中將軍北征許維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
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
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
使龍驤將軍劉放守譙遷襄於梁旣而魏氏子弟往
來壽陽襄益猜懼我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
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雒陽

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存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雒陽詔不許浩旣至許昌會張遇及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王啟劉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

謝琰爲衛將軍徐州刺史時孫恩作亂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旣以資望鎮越士議者

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緘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苟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劍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下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劉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夜逼交至池田子旣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嘗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

等殺脩

前秦苻丕堅之子也堅敗於淮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假命聖朝蒙超嘗之過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于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勳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

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後果

自立爲燕王

梁熙爲涼州刺史時苻堅旣死子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器銳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窮獨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

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
水令健爲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
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雒
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廻
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
曰光雄果勇毅明畧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摧歸師
之銳鋒若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
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雒上之從弟
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
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

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川之衆掃克逆於諸夏寧帝室
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雒於西海以子
裔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
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裔及光戰於安彌爲光
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武西郡太
守索泮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
並爲光所殺

宋殷孝祖爲交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
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題若善射者十士攢

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

劉秉爲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事蒼梧廢秉出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當歸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捷胷曰君肉中詎有血耶

南齊陳喬叔初從太祖征伐有功封當陽縣子後爲太子左率啟世祖以鍛箭鏢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侯伯以鑄鏢鈍不合用事不行梁鄧元起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州事並勸爲善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

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朱异爲領軍時北齊侯景爲豫州牧據壽春將圖不軌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啟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並抑不奏聞而愈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

陳周敷梁末與周迪起義兵討侯景後爲豫章太守時江南酋帥多不入朝敷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已下超居顯貴甚不平遂反爲敷所破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

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貽敷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章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西封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禁奸詭遂貽喪什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弟量加賻卹

後魏劉潔太武時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後隄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晨不協擊鼓却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羅雲爲給事中時西部勅勒叛詔雲與汝陰王天賜討之爲前鋒勅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勅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圍雲不從勅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爲都將招慰淮南遣鄭羲參右軍事石引軍東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杜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

足而待成擒也而欲棄還長杜道塗懸遠超必脩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杜
至冬復徂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
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義策

裴粲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叛賊耿翔受梁
假署寇亂三齊粲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
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
且付城民其不達時變如此等爲翔所害送首於梁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萬俟醜奴

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
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
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
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
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
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迥爲相州都督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
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措多
失紀綱不能有所拯救

唐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旣降鐵勒部

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卷甲輕齎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饑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皆相食比入境餘兵纔八百人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

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黃門三品總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深河遇賊時旣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脫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簡較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黃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歟之虜境觀其疇昔頗

嘗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閻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閻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閻羅鳳忿怒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雋州閻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茹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

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因其使進軍逼

和城爲南詔所敗

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代罪景山不許又其弟請以身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於一馬乎景山慙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亂

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將軍李處崧拒賊敗投光遠賊隨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

用危懼

李惟岳爲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理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卽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卽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繇是無疑後終爲武俊所殺

楊襲古爲北庭節度使貞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祿白眼之衆來寇北庭迴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頡

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收合餘燼晨夜奔還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西州頡于迦斯給之曰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董晉爲行軍司馬長源好滋章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令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

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
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
靖代已制加簡較司空平章事克盧龍軍節度使弘
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
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
久富貴又不知土風入燕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
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
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
從事有軍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

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
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
弘靖於薊門館執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
張徹者自遠使廻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遷置
館中徹不知其心謂亦不免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
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後請
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
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
無帥遂取朱洄爲兵馬留後朝廷旣除洄子克融爲
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

李道古爲岳鄂觀察使初李聽爲安州刺史隨鄂岳
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
遂壯及道古爲廉察聽爲所聞故鄂軍不振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
人告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
室朱公不顧國家約束卒遣大軍急攻弊邑則朱公
之心可見矣弊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
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
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圍潼關以應弊邑僕自量不武
請於公之西偏永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

國祚延促計公此舉也茂貞比昧遠圖書至不報
後唐史彥瓊本伶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爲武德
使在魏州時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巡簡
使孫鐸等急趨彥瓊之弟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
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潼計程六日晚至爲
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
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陣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
莽河逆擊之賊旣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剪除如
俟其克徒傳於城下必慮姦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
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卽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

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
晉李彥縉爲陳州節度使每在少帝側昇降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
周馬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谿洞蠻軍縱兵發火向時府署廨舍連闔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畜皆爲蠻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于灰燼中自稱主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鴟鴞惜巢之意與所昵群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較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於敗

州府元龜

將帥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一十四

翻覆劍則怯懦

擇善而從見幾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

狗利忘義先

貞後黷小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

之世王綱絕組戎馬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群雄豹

變而鵲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一止室之烏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爪牙之列總旗鼓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畧相高奇其濟難之謀示茲伏順之節勇冠群類名動鄰壤而有情深猜忍志在觀望或因緣沮衄或憑恃險阻或負釁以懷懼或乘隙以逞志繇是姦慝之迹斯露飛揚之勢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人為隗囂將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

安定高平縣有第一城

光武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繇是河西道

關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

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後據高平畏誅堅守

呂布字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武將軍與

平元年曹公東擊陶謙其將陳宮說陳留太守張邈

迎呂布為兖州牧據濮陽曹公引軍擊破之布東奔

劉備時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

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

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

曹操所敗

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

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

尚逃還為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馮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惟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卽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已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為蜀宜都太守與副將軍劉封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嘗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階夏侯尚親善文帝末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機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為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禾元年淵稱藩於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

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
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
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方雖乃心
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露章表
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
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
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
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
恩今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嘗張
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淵

江表傳載大帝詔曰故魏使持節
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

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平民海內分摧群生
埋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又甚焉朕受
曆數君臨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
攸濟是以把旌仗鉞剪除克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
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
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入妾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視
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
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若寶融背棄隴右卒占西
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
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
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
鷹揚之功並啟主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
建不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
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
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十七縣封君為燕王
使持節守太嘗張彌受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
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圭並以白茅爰契
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

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
 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
 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
 二駟君務在勸農畜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
 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
 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
 風懷保邊遠遠人回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戎馬以
 君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群善必舉是用
 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
 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
 於外擒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
 旄弓十旄矢千君忠勤有効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
 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
 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

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

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符綜帝終不聽臣弘之以為

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懷之慮宣達錫命乃

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

塞實為 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大帝大

無道 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凡事難

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欺却令人氣

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

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 尚書僕射薛綜

等切諫乃止淵後又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與國

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

參軍臣柳浦等七百九十八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

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鬼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斯

等伏自惟省蠖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

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

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騫

附龍託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
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
以因緣許讓昌犯愆寃郡在藩表密邇不羈平昔三
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區
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
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
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畧聚烏合之民埽地爲業
威震耀于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
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
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旣

薨殂吏民感慕欣載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
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
國平亂効績紛紜功隆事大勲藏王府度康當值武
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
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託高風懷仰盛懿
也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
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
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
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
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

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覩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永成恩孝淵執節彌固不爲利回首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讐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不及部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嘗至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

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効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跳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主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親覽櫓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使知所繇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悟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夫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

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
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
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寵奮受三月己未詔書曰牧
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
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讜謬承
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
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
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綬逝歸林麓臣
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
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

近郊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挺改鞍爲轡奔馳赴難
軍旅成行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棄恚而不怒
比遣勅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
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
教令乃躬馳驚自行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
如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
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
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
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伯業詩美文王萬
邦作孚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

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播蕩無所統一臣等每
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
兵疆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為九
州表方今二敵闕闕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
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
天乎臣一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
等况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荒
裔之士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隸於公孫氏
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
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敬執一介披

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寬亮其
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梁侯景初為後魏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
月齊神武薨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
使請舉河南十六州附西魏七月景又密圖附梁時
周文帝為西魏柱國大將軍知其謀悉追前後所配
景將士景懼遂叛入梁

後魏夏侯道還初仕南齊為南譙太守歸國為驍騎
將軍戍合肥道遷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為潁川刺史侯景反世雲舉州從之

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為景所殺
 彭樂驍勇善騎初隨杜維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
 從破葛榮于滏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
 討破牟侃于環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
 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樂降深神武出山
 東樂又隨從

王琳在梁為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登琳
 乃為梁元帝發喪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
 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
 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

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
 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
 象又使獻欵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梁劉嗣彬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為軍較
 及知俊叛以不預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
 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
 得失文以家世讐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
 田宅仍賜錦衣玉帶居一年復來奔龍德三年冬從
 王彥章戰于中都擒之晉王笑謂曰爾可還予玉帶
 矣遂誅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末帝時頗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爲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賜之問梁之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爲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款及入汴移領宋州重威拒命不行朝廷命上將高行周督衆問罪帝親討之聲云駕至卽降尋命給事中陳觀諭旨使其歸命及至城又閉闔阻之繇是六師憤激內粟漸空而守陴者雜以僧道掠米糧以給其食士庶稍一事違其命者必族而食之左右思變咸欲加害懼而請降與妻孥相次而出帝以宿舊釋其罪命守太傅居班

怯懦

夫專分閭之權處建牙之任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致討不庭用威不軌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顯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畧懷顧慮之疑聞強敵而斯退知勢弱而遂逃俾夫衆心蔑有鬪志與彼折軾於車下投蓋于稷門者異矣辱命挫威將何以塞其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倍秩之門秩 結

鄭遠郊子元鬪御疆鬪梧耿之不以為旆子元自與

旆以君前廣克幅鬪班王孫蔣王孫喜殿三子特造

長尋曰旆繼曰旆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縣門不發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鄭示楚

兵而効楚言故子諸侯救鄭楚師夜遁以間環故不閉城門出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郵御

簡子衛太子為右郵無郵 王良也登織上織丘 兵望見鄭師衆

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

也言其 快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 獲其蠶旗

蠶旗 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羅無勇 故鄭師

雖北猶 獲羅孟孺子洩魯大夫也孟懿子之 子武伯彘齊國書帥師伐魯孟

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 之罪

右師奔師獲甲首八十冉求 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 其師宵

謀曰齊人遁謀問 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

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那洩二子與孟 懿子同車子羽銳

敏子羽顏羽銳精也 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 口不言奔洩

曰驅之言驅馬 欲奔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五 三

十一

者子玉師使服而見之子玉陳瓘也釋曰國子實執

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子又何辱

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

師自將往玉

荀瑶晉大夫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

弘駟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

禮以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

也今吾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

及留舒違穀七里穀大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而

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子思曰大國在敵邑

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

製仗戈製雨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

之乃還畏其得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漢楊僕為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為將軍擊朝

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巨

後漢周魴為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

迷唐戰周魴還營自守明年魴坐畏懦徵

陳瑀為楊州牧袁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叛瑀

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

將帥部

十三

卽攻術于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
 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
 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
 而袁曹二公與董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黃巾遂廣屠
 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
 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
 鼓也欲作陷水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群神求用
 兵必利著筮嘗陳于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清談
 如雲出則混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韓馥爲冀州牧渤海太守袁紹以渤海起兵將以誅
 董卓自號車騎將軍王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
 遂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
 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
 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
 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
 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諝曰公孫提燕代之卒
 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
 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並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
 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

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
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
而身安于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懼怯因然其計
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
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孤軍仰我鼻息譬如
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
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
古人所貴諸軍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真請以兵拒
之馥又不聽乃讓紹遂領冀州刺史

晉書敦爲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求

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
刺史鎮泗口及石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
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
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

王澄爲荊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弢爲主澄出
領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
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綖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
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
收華容尚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澄不能
從

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晉
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
不敢進

劉波爲冠軍將軍南郡相時符堅弟融圍雍州刺史
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
陷沒波以畏懦免官

鍾雅爲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爲前鋒監軍假節領
精勇千人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

荀羨爲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
于建業慕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

于薛雲降于恪龕遣使詣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
憚虜彊遷延不敢進

司馬流爲左將軍率衆拒蘇峻前鋒遇于慈湖流性
怯懦不開軍旅時率水部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形于
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曰吾口何在旣而合
戰敗遇殺

桓冲爲車騎將軍時苻邈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荀
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爲序
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

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

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
邁外雖酬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
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下船欲
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
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爲
重安侯旣而嫌邁不報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秦楊伯壽爲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擾祁山興遣
趙琨與伯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
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督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
瓜步北走經彭城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
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慮虜期又至議欲
芟麥剪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義恭之議遂寢
任農夫爲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
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以防之休範等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
都
周嶠爲冠軍將軍時元兗劾弒立隋王誕舉義誕檄
又至嶠素怯惶恟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據赭圻孝祖將

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
南齊張瓌為光祿大夫明帝方疑大司馬王敬則以
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
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
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
爵永元初復為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
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為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
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
獵而已及司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
不治徵為護軍將軍

元慶和為將望敵敗退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
鼷鼠遂徙合浦

陳吳明徹為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
步一萬奄至武陵明徹不敵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
為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懼怯無威畧失利而
還

李神雋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
神雋憂懼乃故墜馬傷脚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傅靈慶父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不能
署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碣磔時融始死玄謨雖引靈
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
云傷重令左右舉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
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
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
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
弟匿于山澤之間

賀悅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
贖爲庶人

寇猛爲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黎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餘騎覘候
出塗口登高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
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迴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
梁簡文帝令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
景至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爲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
役平原和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爲群盜攻陷城
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

甚多諸賊輕之號為姥後用卻令揚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爲怯懦

唐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鎮撫河東地寂恇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駱驛催督虞秦二州居人勒入

成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

張瑾爲羽林將軍復遇突厥來寇瑾不敢戰保于幽州高祖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屯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採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醜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而不之責韋挺爲太嘗卿先運糧河北旣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

餘里與高麗新城鄰接高麗大兵或鼓譟至其城下
挺素無威畧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孫嘗置
詞怨望嘗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嘗書太
宗詔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乃以宿經
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旣無統領
之材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餓多轉死溝壑時人寃之
李子和爲靈州總管旣絕梁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
使以聞爲處羅可漢候騎所獲處羅大怒囚其子于
外第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

故城居之

武懿宗爲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
孫萬斬寇河北命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以討之軍
次延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
王君奐判梁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
獻及奐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
門軍及長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梁州謂君奐曰將軍
嘗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奐聞父被執登
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

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荊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朗峽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爲黃門侍郎平章事代宗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帥郭英又走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道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閬州遙制劍南數移牒述英又過失言寧有方畧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命寧及將較不疑然後與東州節度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旣數道連出兵未經一年寧

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送繒錦數千萬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爲寧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處崧敗投告光遠賊隨處崧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崧處崧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

圍夜渡河而南兵士多死沒焉旣歸朝不罪之

劉德信德宗朝爲神策應援淮西招討使時李希烈德信統招召子弟軍戍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彥先爲鹽州刺史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彥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先乃悉衆奔鄜州吐蕃遂陷鹽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貞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仙鶴求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清沔令太平率一千五

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于賊太平素懼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實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下偏將典神策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謂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棲巖趙虔曜等賴都虞侯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為二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準先嘗之準渡淮而敗佑固境不取進仍詔以徐州授愔
袁滋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簡較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叔良穆宗長慶中為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持節貶為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大和六年為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為大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言因以疾辭改太子太保
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差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

晉安崇阮仕後唐為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閣門詔釋之
馬全節為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丹趙延壽惕隱羸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為如全節等軍祇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去

之日並無一騎踵之失機斷矣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
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不
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旣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
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
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
行軍幸而獲免及虜近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
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爲鎮州節度使虜王連年入寇重威但閉
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坐受其屠戮

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
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
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
二年大軍下泰州蒲城虜王自古北口廻軍追躡王
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虜所困會大風猛烈
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
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襍子也遂收軍馳

歸嘗山

張從恩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
邢州鎮州杜重威遣人間道告急少主將親御六軍

渡河會不豫乃令從恩鄴都馬全節河中安審琦等
會合諸道之師屯於邢州初趙延壽陷鼓城中多富
族所得寶貨之物延壽悉輸于契丹王之母胡性貪
利胡王乃自將諸將繼踵至于元氏朝廷知之乃詔
從恩等引師漸退軍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
行伍或棄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剝焚燒廬舍北至
相州不能整肅繇是行人皆歸咎於從恩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豪橫

奢侈

專恣

豪橫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
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
固封陞誥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惠以感人用宣戒

詔克貞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嘗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橫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內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汗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

宛句縣名也地志屬齊宛音於元切句音劬

不知始

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

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

時常稱慕魏公子

謂信陵君無忌

及將守邊拓致賓客嘗告

過趙

國休告之假而過趙

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

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言屈已禮之不趙以富貴自尊大

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

變上令人覆案豨賓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

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矣侯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嘗侍節之弟為越騎較尉越騎營伍

伯妻有美色

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五伯五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

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伍伯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

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

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

礪性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
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
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
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
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
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
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
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
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

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
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
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
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橫士庶畏之過於殷
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叅軍劉邁
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
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
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

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
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
王景素及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
啟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
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拉或有死者朝廷
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劉瑀爲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雋將佐有不樂
及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悅作西
門客耶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
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
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
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
剛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
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簡問收攝則奔
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
每有表啟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啟某
事及侍醺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襖飲乃白帝
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

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啟便借供張水飴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各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泰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譴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爾朱榮爲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

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嘗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暑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較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任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

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
 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
 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
 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雒深示卑
 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兖州刺史自滎
 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
 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隆自專恣權強莫
 比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摠攬
 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顓為東廣州刺史尉遲迴之反也時摠管趙文
 表與顓素不協顓將圖之因卧閣內詐得心疾謂左
 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
 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顓漸稱危篤
 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顓所顓
 歛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迴通
 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遲迴未
 平慮顓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瓚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瓚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瓚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瓚於獄令自爲計瓚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釋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

者少意嘗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嘗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德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嘗厚賞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益橫遂殺其將帥以利劫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郎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又令孽男逼

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
給嬌妾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
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故以士則
臨邢州冀携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持此頗不
受節度使郗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
而衛兵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
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陽全政遣以本
軍二千人入援京師巢寇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
委以大藩戎柄光啟中會魏博韓允中糾合滄海同
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彥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
行將濟河彥威已登舟諭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
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
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尅
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
處擇師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旅欣然乃擁彥
威而還以為留後全政歸行在殺故昌嗣以徇衆昌
嗣全政之嬖吏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

故致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勳恣橫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
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
楊守忠鳳州刺史浦存皆奪據其地奏諸子弟爲牧
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卽上章論
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
焉

梁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爲
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
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鎗効節軍

凡數千人皆選摘騎銳縱恣豢養復散時牙軍之態
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
作鎮乃課魏人戶立燈竿千缸萬鉅洞照一城縱士
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擢歌於御河縱酒彌日
又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
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
曰碑來石纔至而師厚卒時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
帝聞其死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鎮旣而
所樹親軍果爲亂以招外寇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
滅繇師厚兆之也

成汭鎮荆門久之累官至簡較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卜黔南節度使歐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彥徽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黠簡彥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款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恕已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關八

議准律減一等杖九十准名例律官以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爲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攻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較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維下驚巡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

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克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維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皆隳秦鎮河陽部內剗別業開畝水泉以通灌溉所經墳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師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泊至涇原克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

烹肥豕割截方寸以噉賓佐皆流淚不能大嚼俟其飽則致於社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褻領襪而納之旣沈酒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後領兵數百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珪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廷珪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珪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秘屍而出卽馳驅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

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于球曰萬廷珪逼迫危病驚
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珪聞之不敢往弔萬
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
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
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
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
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獻於守貞守貞
德之置顏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
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

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顏匿於守貞
處者朝廷詔取顏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
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黥茶染采薑藥之類分給之
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
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莊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
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庫營以廣其第大興土
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爲工
之爪牙分閫之重實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旣滿

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勲庸之在已不能懼而思降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敗度之欲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繇禮放而無簡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慎終始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奇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於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琰爲車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讓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爲前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

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賀齊爲安東將軍鎮江上督峽州以上至皖齊性奢

綺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

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業駐公安融父兄質素雖

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

晉王濬爲鎮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重不

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爲領軍將軍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

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

陶侃爲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賸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爲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滿七十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携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悛爲冠軍將軍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梁牟侃爲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但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爲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性奢豪後房之妓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嘗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好內妓妾數百窮極錦繡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爲山南豪族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閭閻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

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比
李渾太師穆之子爲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郾國公既
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數百

唐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及征龜茲以孝恪爲崑丘道
副大總管孝恪性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
以金玉嘗以遺大總管阿史那社彌社彌不受太宗
聞之乃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孝恪爲寇虜所暑
可謂自貽伊咎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璘久將邊軍屬西番
寇擾國家倚爲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

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初天寶中貴戚勳家
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
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
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
弟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
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
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
阼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
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
於璘之山池

一說大曆十三年作乾元觀其地在皇城
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

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批表獻帝帝方心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太祖城形勝之地墻宇新潔遂命為觀

郭英又為劍南節度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為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為亂殺英又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

杜亞為淮南節度使盛為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為勝亞乃命以

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為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

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王鏐為荆南節度使鏐起兵間因緣際會累居大鎮厚殖財貨營第宅廡逾侈又請京兆府籍坊以廣亭

榭
陳敬瑄為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輿馬之侈人皆惡之

後唐王鎔為鎮州節度專制四川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闖人秉權出納決斷聽其所為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奇花異木遞相夸尚人士褒衣博帶高

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為盛
 朱守殷天成中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
 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妓侍盈室
 毛璋為華州節度使以平蜀功授邠州節度璋既家
 富於財又有蜀之妓妾驕僭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為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
 江舊曰海潮通州城鏐屯工鑿石填江平江中羅刹
 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
 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御軍無方畧又鄙於
 財賄維中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
 罕召賓佐自娛而已

晉王建立為青州節度性好華既至治所息於正寢
 翼日而出寢達於房音雅百有餘步以錦繡二段易而
 蹈之其不率制限皆此類也

景延廣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既罷兵權出
 為維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北虜強
 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前汴水葦一第占其全坊在
 維又起邸舍園池為水南之甲所積巨萬車馬妓樂
 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飲無復以憂國為心

張筠為永興軍節度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
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茂
聲樂飲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為地仙金世亦
馬希範為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
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璫軒檻率以金銀為飾
所造九龍殿垂珠簾繡幕帷帶懸金香囊流蘇盤中
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
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

專恣

夫按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以從宜朝廷

之法所宜乎慎守苟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疆場未
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軌暨剪震
主之威乃成滅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覲於非望或
疆復不思拒絕於規正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佐議
事明庭之下面比官聯挺劍飲會之間坐凌宰輔蓋
以小人之量被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斯壞必將家
世而云絕良可哀矣可不戒乎
漢董卓字仲穎拜前將軍封殽鄉侯兵威漸盛以久
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曹爽為大將軍毀中壘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

義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

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徵之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克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克至壽春克還故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徒步齋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樂綝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荆揚州牧督內外諸軍事遣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威淮南驅畧人民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雖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

罷病乃進收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晉荀晞為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

令

王浚惠帝時為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蠶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忽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

兩端遏絕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為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繇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乂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

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
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頴以主簿
祁弘爲前鋒遇頴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
尅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畧婦女浚命敢
有挾藏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
自此始也

張輔爲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頤專制
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
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頤於是沉等與頤戰于長安輔
遂將兵救頤沉等敗績頤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

刺史當赴頤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
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
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
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卽收兵伐輔與稚戰於
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桓温哀帝時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温以
旣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後移鎮
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覲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
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旣而撫枕起曰旣
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及悉衆北伐慕

容垂戰于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耻之築
廣陵城移鎮之後破慕容暉符堅之軍温既負其才
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叅軍
鄒超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卽位温入朝勅尚書謝安
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温既至以盧悚入
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温鎮姑孰威
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爲會稽
內史獨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
上免彪之

王恭孝武時爲輔國將軍充青二州刺史安帝初會

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
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
覲相王伏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爲左北將
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
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
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効力以報時施而專寵
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
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營見
兵以爲已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
凶狡共指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

忘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
趙鞅與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
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
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
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
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
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白貶詔不
許

南齊徐世檨爲輔國將軍時陳顯達反朝廷加崔慧
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而世檨專勢號令

慧景備員而已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
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觸
不中意述張目喚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
忤

唐田季安德宗時爲魏博節度使緒之嫡嗣也季安
年少守父業無他材能恣擊踊從禽聲色之娛其公
事大抵惟徇於意非實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貞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貞與邠州王行瑜
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

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勦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于度支祇請加茂貞山南招討使名內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貞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勢持之不下茂貞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論招討之命兼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鎮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齊王爲嗣旣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少帝旣嗣位延廣獨以

爲已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帝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雒都留守

漢史弘肇隱帝時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忿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諸伶官緋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伐邊患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其

